



藍白色的世界 * 艾利

炎熱的天氣。
放學鐘聲被敲了數下，一座校園頓起了小騷動。[起立、敬禮——]。曉樹搶了個前鋒跨出課室門框，回頭立刻目視到一張長滿皺紋充滿怒色的老師的臉。不等他發作，她已逃之夭夭。
外面太陽正空。剛過下午一時零五分。
她透口氣，實在是有點六神無主的。後面從地有只手搭上來，她整個人抖了一抖，定下神才知有人給她傳紙條。她的手可在微顫抖着。
[晚上七點鐘，老地方等妳。]她心不在焉地想說什麼，那個人却已溜掉，不一會便在街尾消失。
曉樹將書包墊着坐在一棵樹下，陽光從稀疏的樹葉間落下來，篩得她一身是點點微弱的光線，托出一個失去靈魂與血色的生命。
她重新展開紙條，實力的讀着他的心機？陽光真令她心倦。他的字寫得十分凌亂，看不出是在什麼情況下寫的。大概是在趕時間時，他大概也忙得不能親自來？
她凄迷的微笑起來。總有一千個一個個可以原諒他的理由。她垂下頭，任頭髮滑下來，一雙手交叉壓在後腦上，壓得她透不過氣來。在自我壓制的擁抱中，她感覺自己是一團無形的液體，一滴一滴的理智被吞食，軟弱而無助。她的世界和外界隔着一道無形的牆，外界有別人活潑而響亮的腳步聲參差着嬉笑聲，一襲襲白衣藍裙映入她的眼簾，陽光下的藍與白竟可以被燙得如此清亮奪目。那麼無邪的年紀，那麼不真實的存現，曉樹睜起眼睛，嘴角突然閃過一抹失望。
她騰出右手，握起一樹樹枝，在泥土上寫下：
[愛情，你的名字是什麼？還是愛情嗎？還是什麼？天下有沒有這樣的愛情？]
她嘴角上的失望被一種不屑取代

，狠狠而空虛的。她突然覺得冷，整個身體不住的發抖起來。曉樹抽出了被坐着的書包，兩手緊緊的鑽進書包中去取暖，冷不防手觸及一個小東西，角邊有些鋒利，她順勢取出來，倒是一個平面形的鎖匙扣，黑深色的鉛字寫着「致吾妹親親」，一角系着一根細麻繩。
她將它握在掌心，撫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悠然地覺得心痛。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距離晚上七點鐘還有幾小時。去？還是不去？她奢侈地覺得響往；他總有許多說不完的情話，哄她疼她寵她——。
[離開他。或我放棄妳。]
[不！]她喊出來，一股無窮巨大的力量不由分說地直轟她頭頂，她整個人也不由自主地震悸起來。她和他之間的事曾經被緊盯着與被關切着，她傷害了她至親的人，她的「愛情」，竟是個有了妻子的男人！
她霍地一聲站起來，拎了書包開始沒命的狂奔，穿掠過許多條馬路，腦袋翁翁（口旁）响個沒完沒了，眼前彷彿浮現出一張一張可親的人臉，嚴勵着聲音說話，不像他的，他可親的背後盡是包裝過的蜜語甜言，多麼虛假！
她突然想作嘔。
[離開他。或我放棄妳。]
她鑽進電話亭，擰起話筒，忽然哭得泣涕：「不要放棄我，除了你們，我誰都不要。我不要他！」
[我不要他！]堅絕而勇敢的。
她的淚順勢流到自己藍色裙子上，在陽光下顯得無比剔透靈通。她猛然醒悟了，她的世界原本只有兩種色，一切都應該是清清爽爽的，也為了配合陽光為她的年少作出的使命。
[對了，明天，明天我要回學校做個好學生，好孩子，好妹妹——]。
★

失敗

* 萬川

她的笑靨綻放的如許這般的罌粟花。
對她，我竟無法熄滅自己慾望的火山，縱然，在衆情敵前傾盆冷水澆我澆我成一座冰山却依然火紅。這般風景。心，雖依然火紅如許也只能垂頭喪氣垂頭喪氣垂頭喪氣。這般之甬道通入秋的心臟，然後，裝成很瀟灑很瀟灑的與女子調情。這是我唯一我認爲能刺激到她的唯一的徑途。
我，變得暴飲暴食。在秋的心臟我是一尾靈魚粗飽充滿樟腦味的書頁，一頁一頁吞飲黑油墨字體。如此的如此的暴飲暴食暴飲暴食暴飲暴食，結果，還是瘦了將下來。
此時，窗外邊翁翁翁翁翁翁（口旁）很多聲音，是我衆情人的喋喋？是我衆情敵的叨叨？我視察過，心臟外邊盡是滿人影，惟獨無我。
（誰不是神不是仙不是鬼？誰是入定的高僧？紅塵中坐禪）
在秋的心臟，衆女子是經不起誘惑的。某一暴風雨夜雷電交過。雷。電。雷。電。風。雨。風。雨。雷雷電電，風風雨雨。衆女子忽又興起了那久久未敢想未敢提的那個已被我及意念所拒絕了已久的那念頭來而應着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的心跳與情敵之情人溫存。未料。夜，竟是一切美麗和溫柔的陷阱。我一場久早後的暴風狂雨。
我，靜伏并靜靜，靜靜的凝視，早洩的，跌跌撞撞匍匐入紙那子宮後的黑字體，并諦聽四方風信。★



浪子的溫柔

* 塵峯

當飄揚的歌聲，填滿這午後的落寞，孤寂是再也喚不回的失落。
多想挽着你的纖腰，步過所有的時間，我已溶解在嬌娜輕煙，輕柔雲彩中。夢啊，花啊，以及那裸孤傲的寒星，全都褪盡，茫茫中却只有兩點晶光，閃閃着恒古最深最深的纏綿。
所有的平凡流逝，鋪陳的是詩界里優美的晨光，悸動又浮現，那似深遠，似淡然，和煦，特殊的平凡，落實久已稀奇的相遇相知。
[嬌]，猶似訴說不完的情，縱然處於你名字的最末端。
秋月冷峭的寒光，無情的刺痛我的隱仁，怎的溫柔，也會令人覺得疼？找一個沒有壓力，遠離人羣的間隙，將自己塞在其中，任疼痛難當的思念，啃食想你的心。
手中握着藍筆，却盤算着該如何逗你一笑？寫着、寫着，忽地抬頭向對面牆壁微笑，因為，我終於算清你一頭的烏絲。
未完的接續
延伸優柔的痴情
盈盈纏綿
却是添也添不完
長空悠悠的藍。
不落的星空
畫不盡的晶光
抖落秋月
一潭柔波之上。★

煙火
文藝雙週刊
90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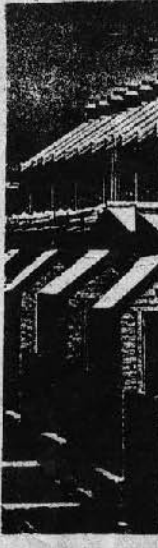
告示：在這里要再三的提醒各位作者，本刊與曉樹的「星界」乃是姐妹刊，投給本刊的稿件，本刊保留其刊載於「星界」的權利。投給「星界」的，亦可能被本刊採用。

請大家留意，如有堅持者，請來函說明。凡刊載於「煙火」或「星界」的作品都自動成爲本社「常年文學獎」參賽作品。九〇年將接近尾聲，如果以雙週刊來看，更是期數無多。各位不要忘了作最後衝刺。

「問世間，情爲何物？」你越去思索它的答案，越會掉入五里霧中。[曉樹]以一位在籍學生，能以超然的決心，把它捲捲於理智的門內，不得不讚之異數。[她]猛然醒悟了，這根究底，[艾利]如諸於她的因由有：傷害了她至親的人/竟是個有了妻子的男人/可親的背後盡是包裝過的蜜語甜言，多麼虛假/她的世界原本只有兩種色（藍白色的世界）等。[艾利]以簡單的場景以及全知的心理描述手法，來敲擊一段情，故事無曲折折發展（過於「悲話」）。這或者是「意識流」的局限。一切情景都經過作者本身的心理過濾，就像一個局外人，在心平氣和的時候，敘述一個故事。就算故事很動人，但經過多層的過濾，已經失色不少。

[萬川]這支「失敗」者之情又如何？我認爲非常書生。在失後後，藉着「暴飲暴食」/「充滿樟腦味的書頁」/「如此的暴飲暴食暴飲暴食」之除，仍舊未能消除現實中的失落感。所以，入夜後，還是掉進「美麗和溫柔的陷阱」。
[塵峯]刻劃他的「深愛」，不愧是「浪子」之情，將自我流放在「遠離人羣的間隙」，不食人間煙火。這種情你還會持久嗎？明知自己的地位像一尾盲腸，「星界」這段「邊緣情」如果得以善終，那是一個奇跡。
把屋子的一磚一瓦一棟一棟，都建築在一個美麗的謊言上面，李筆說：「我有無法言喻的疑慮」。這就是「那夜我走過非法木屋」中所要呈現的最大危機。我如斯斷言。詩的「社會性」亦莫過於此。（胡奕）

* 李筆



那夜我走過非法木屋

那叢被魔法詛咒過
胸肋透空的詭異建築
不自揀住太過靜默的、複雜的
天空，太久了
傾圮下來，如積木推倒
向逐漸華麗的、享樂的、低俗的
城市彼端
午夜好奇地走過非法木屋
在壞朽的版築之間，彷彿
我聽到了許多人爭論
以微弱而激動的聲音：
[我們祇能沙質地流動——]

我的耳鼓迅速漲潮起來。[這裏
有一座建築將
掙扎着長大、穿過
我們彎脊的背脊。]。
[哦！不、不會的。]他極力否認着
并且用力揮舞粗壯的手臂
多麼像一個
因犯錯而力辯不休的小學童！
[成長，]他說：[我們必須咬牙忍受
痛苦我們必須繼續追逐
更高雅的生活，物質的。]
他是政府官員
對子民有着
啊！陌生的善意
相對於他誠摯善意的保證
我有無法言喻的疑慮
衝它當時我所恐懼的
那由語言混雜支撐
顛簸矗立起的建築，一朝
倒塌——
啊！紛紛滾落下來。所有
所有謊言構築的磚屑
逐漸逐漸
染黑、腐蝕、生蛆
在原本潔白的、溫熱的
而今已告死亡的思維

邊緣情

未曾觸及的眼眸蛻變後
少女豈芽夢已開始了
隱蔽地瞞着行踪
淪陷爲乾渴俘虜
枯守隔牆邊緣人
歌者已爲妳
唱出一首淒碎的歌
暗附出一場不公平的遊戲已開始
就這樣 遺留一個光年後的軌跡
妳 盲目地追求一利的凄美
蜂湧自己
甘願陷入一場有家室的
風波
許多人詛咒他
企圖借用冷峻殺手
讓黑暗永遠牢困他的家
而妳
仍自乾骸中
尋回一雙顫抖的手
愧疚地在黑暗中哭泣
燭
淚
已
盡
了
論命相師
早就批中
妳仍是二奶命
爲何妳仍執迷不悟
獨撐自己的
心意

* 足跡